

# 赛珍珠的三位中国合作者

叶公平

近代来华作家、学者翻译了不少中国的著作，也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他们在翻译和写作过程中常常会在语言文化方面或者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方面，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大量帮助。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这些近代来华人士的翻译或著述就很难完成或者质量会大打折扣。鲁迅和季羨林日记中都提到艾克（又名艾愕风，Gustav Ecke），据季羨林后来回忆说他不懂中文，季羨林的这个说法不太可信，但是可能艾克在清华大学教季羨林德语时中文水平确实很有限。但是艾克却写了世界上第一本关于中国家具的学术专著，艾克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杨耀等中国人的很多帮助。瑞典艺术史学者喜仁龙40岁左右才开始研究中国艺术，中文水平很有限，在研究和翻译著述的过程中得到杨周翰等中国助手的很多帮助。王世襄说外国人用英文所写的关于北京鸽哨的著作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理解反而比中国人的著述中的理解更加准确，原因不是外国人的中国古文水平更高，而是他们更愿意向中国的内行人求教。英国著名艺术史学者苏立文的中国妻子吴环和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中国妻子陈宁祖都曾在他们的翻译、研究和著述过程中给予他们

巨大的帮助。赛珍珠的翻译和著述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 赵雅南

赛珍珠虽然自小生活在中国，但是在她生长的年代，中文不受重视，大多数传教士学习汉语和中文的目的不过是把汉语和中文当做传教的工具而已（王赓武教授语）。

赛珍珠虽然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声称她小时候在镇江曾经跟一位孔先生学习儒家经典。但是对于她父母为什么会请一位儒家学者教她中国经典，她一直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况且她的父母并非那种痴迷于中国文化的人。赛珍珠的同时代人杨步伟在自传中提到她早年上海就读的中西女塾时说：“我的同学大多是来自基督教新教徒家庭或为外国公司工作的商人家庭。外国女孩当然不会上我们的学校，因为她们上外国人为外国孩子开办的学堂，目的是为了在成长过程中不谙中文读写。”（《赵元任全集》第15卷上册页93）有意思的是，杨步伟的自传最早还是在赛珍珠的建议下写作并且由赛珍珠的第二个丈夫经营的出版公司出版的。

而根据1934年2月26日



金陵女子学院难民营职员、志愿者和来访者合影，第二排站立者右起第三人为赵雅南

晚章伯雨写的《勃克夫人》一文，赛珍珠1934年在南京时，“家里请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塾师，这位老塾师教了她好多年的中国文学，现在仍在她的家里，每天教读她的五龄次女”。根据章伯雨1934年译的赛珍珠1930年代早期写的自传，赛珍珠在该自传结尾时说：“我抱歉，我好像没有想到别的什么事情好写，只是我有两个小女儿。一个是在学校里，一个五岁了，是陪着我们在家里。她每天跟着她的老中文塾师学习读写中文。这位老塾师当了我的中国文学教师好多年了。”赛珍珠在她1930年代早期尚未返回美国定居时所写的这篇自传中从未提及她小时候曾经在镇江跟孔先生学中国经典。而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在《文学》1933年

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的《〈大地〉作者赛珍珠重来中国》也说：“她后来同卜克教授到南京金陵大学任课，在课余之暇学习中文，研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等中国小说。”而当时赛珍珠居住在南京，南京离镇江很近，当时身边熟悉赛珍珠早年生活的人肯定有不少，因此她这时写的自传更加可信。

另外根据1940年代早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编辑的《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第二册，页三七四（1971年10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章伯雨，1909年生，安徽来安人，金陵大学农学士，曾任金陵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专长科目是农村社会经济及农业教育。据《南京农业大学史志》页89及

90，章伯雨曾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推广部教员及农业专修科主任。据《中国农业经济教育史》页71，章伯雨1953年任南京农学院教授。我们知道赛珍珠丈夫卜凯长期在金陵大学任教，赛珍珠也长期居住在金陵大学，因此章伯雨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胡仲持（笔名宜闲）是中国较早年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介绍翻译《大地》的人，胡仲持的叙述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当赛珍珠晚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时，熟悉她早年生活的人大多已经凋零，即使有极少数还活着，也生活在中国大陆，而当时正值冷战高潮，中美对立，根本无法找人对证。赛珍珠写

（下转8版）➔

←（上接6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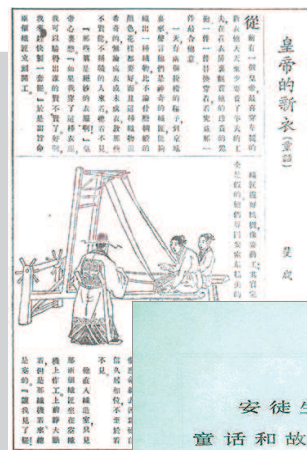
过删节，说到众人齐呼“国王身上一件新衣服也没有！”就戛然而止，兴许因为这原先是说给妹妹听的睡前故事，“讲到后来，我不知自己是讲的什么，我便睡熟了，伊也许也早已睡熟了”（赵景深《安徒生童话集·短序》）。数年后他修订译文（收入赵景深译《皇帝的新衣》，开明书店，1931年），才补上了原来的结局。范泉翻译的《皇帝的新衣》（收入范泉编译《安徒生童话集》，永祥印书馆，1948年），为了便于小读者能在课余读到更多名著，同样做了不少压缩。比如安徒生在介绍皇帝的喜好时，有一通夸张戏谑的描写：“他每一天每一点钟都要换一套衣服。正

如人们一提到皇帝时不免要说‘他在会议室里’一样，人们提到他的时候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据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就被删削殆尽，情节虽然变得更为紧凑，但也损失了不少摇曳多姿、妙趣纷呈的神采。

安徒生的作品素以明白晓畅著称，然而仔细比对各家译文，仍能发现在理解时偶有异同。比如当小孩子一语道破真相后，荆有麟译作“——呵天，听候赦罪的声音罢。这父亲说着”；冷亮译作“‘谛听天真烂漫底忠告！’他的父亲请求说”；步揆译作“他的父亲说，‘哎呀，听听这小孩子’”；而叶君健译作“‘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

即便同一位译者，前后也会有变化，如赵景深一开始译作“他父亲骂他道：‘好不晓事！’”后来则改为“父亲说：‘这孩子好不晓事！’”面对孩子的童言无忌，这位父亲究竟是胆颤心惊，还是痛切斥责，抑或是鼓励有加，几乎让读者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早期诸家均据英、日译本转译，至叶君健才依照丹麦文翻译，公认最为确切，无疑最可采信。不过此处表述本来就比较含蓄，不同译者或受底本影响，或据个人体会，仔细寻绎其言外之意，由此产生分歧也是翻译中屡见不鲜的正常现象。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

←斐成译《皇帝的新衣》



↑范泉编译《安徒生童话集》